# 通鑑紀事本末

南宋刊本

宋刻一百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五

丁傅用事

漢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佗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灋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轝係解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爲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

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
陶王勸帝以爲嗣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
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
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
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爲定陶王帝弟
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
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
庚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
親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久禮兄弟不得相
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爲皇太
子封中山王興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
三萬戶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
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
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
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
左遷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　秋八月中山孝
王興薨　冬十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
顧私親　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
奉恭王後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
視及爲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
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

曰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奈何令傳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夏四月丙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育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怨傅太后政事不欲與帝母舅近臣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之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尚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尊太上皇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國師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諭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五月丙

戍立　皇后傅氏傳太后從弟晏之子也詔曰春秋
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
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傅
父晏爲崇祖侯丁父爲褒德侯封舅丁明爲陽安侯
舅子蒲爲平周侯皇后父晏爲孔鄉侯皇太后弟
侍中光祿大夫趙玄爲新城侯　傅太后從弟右
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宮
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
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賜喜黃金百
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
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
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言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
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
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備尊以季友治亂楚以子
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自萬之衆
一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
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
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九月庚申地震自
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
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
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曖昧不光
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竊蜺數作小

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蓑於始初多矣
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
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
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
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妃后之
象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
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
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付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
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爲本水
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徧黨失
綱則涌溢爲敗今汝潁漂沛與雨水並爲民害比
諸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
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
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
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
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
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
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
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
其道自然也

冬十月癸酉以師丹爲大司
空丹見上多所斥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議
閒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后

樞在堂而官爵皆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侯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宦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令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尚博取而廣求者成皇天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先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之萌得遣復爲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九月郎中令泠褒黃門郎甄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

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
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
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
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
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
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
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宮
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
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爲
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
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
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若
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
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繼
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
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
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
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
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
久卒難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

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
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
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
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
士申咸杜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
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
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
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
謙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耻之以君嘗
說傳位未忍考子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
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惟見免大司空丹策書

深痛切君子作責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
國黃耇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
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
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
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二年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
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
以爲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
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
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
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

免喜以侯就第　夏四月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乙亥策免光爲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朱博既爲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



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爲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埶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立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

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爲之嗔澤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爲成都侯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秋七月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與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月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以光祿勳丁望爲左將軍

四年春正月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
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
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　二月癸卯上遂下詔
封[illegible]爲汝昌侯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
習兵灋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
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
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
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
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

雖有[illegible]之德必繫於子[illegible]鄭伯隨姜氏之欲
有叔段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
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
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
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曰食明陽爲陰
所臨坤以灋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
類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
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
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聞也今諸外家昆弟無賢
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羅
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

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
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
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尊承指非一所言輒
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
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
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
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
過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
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靈
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丁巳皇太后傅氏崩合
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二年六月戊午立崩于未央宮大司馬王莽白太
皇太后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
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從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
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
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安性端慤論議忠直雖
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
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孫
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爲
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案

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從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學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葬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太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奏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擥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董賢嬖幸

哀帝建平四年二月尉氏都尉侍中雲陽董賢

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覺不欲動賢又斷袖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立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鄭崇以賢貴

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　三月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繇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不得已且為之下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　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

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之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陛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奮泰亡度窮困百姓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斂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直冢盜盜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

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目凡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寬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丞相孔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之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所以回心也初即位爲惟帳去繡綺而已共皇寢廟比屋作憂閔元元[illegible]

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玉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送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墓品成奏御乃行或物出[illegible]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illegible]吾猶不至此賢家有宦男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天惑其意不能自

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卿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及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漫不說

毋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不父虧明毋震動子說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統始試可畏懼小民正朔日月恐毀敗器物何況於人君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亟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

罷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爲司隸　上託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人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禍立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憂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

臣驕侵罔陰陽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瀆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爲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主有計功除過臣竊爲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爲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爲嘉罪名雖應灋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

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
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
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見女子邪何謂
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
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
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
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
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
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
附爲雲驗復案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
國惜賢不私比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

罪猶當有以負[illegible]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
然仰天歎曰幸[illegible]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
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
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
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
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十二月庚子以侍
中駙馬都尉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
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斥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
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
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

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爲侍中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爲子寬信求咸女爲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逆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禪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久之太皇太后爲閎謝復召閎還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灋三光居之

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腑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灋後世也上雖不從閎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來朝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恠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留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夏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郎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已未莽使

請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請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辠擊殺詡

王莽篡漢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大孫

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丁巳立太子驁爲皇太子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爲嗣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

子長舅陽平侯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
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閒獨寢臥
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
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
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揺之議
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
以示羣臣上意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　五月
壬辰帝崩于未央宫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
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
軍領尚書事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禄大夫
關内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
内侯夏四月黄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
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
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
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
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
以特進侯就朝位
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
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

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
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
柄不得有爲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疏相
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
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
含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
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
上擢永爲光祿大夫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
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
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鬱詩書古文
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
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
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
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
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
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肜
奏累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
上書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
疑商教使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

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　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品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蒲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叩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夜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喜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

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
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
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
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
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
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
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
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
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
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
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



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
臣顓君之象
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言
舉手鳳不可
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
誣罔不忠非
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
外屬內行篤
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
人守正不肯
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
所罷身以憂
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
人已嘗適人
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
之後宮苟以
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
也且羌胡尚
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
已出之女也
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
其餘及它所

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言兆尹直言吾求可以自輔不聞杜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太守馮野王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數聞野王名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石時太后從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鳳聞之甚第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骨其辭指愛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繇乞鳳親倚鳳常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一發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祝事上使告



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盜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妻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

故事而假不敏之濂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濂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寃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歛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號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蓄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自己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莊嚴敬而不進遂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無辜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莫肯稱內有管蔡之姦明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般



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缺不兩人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面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天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

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
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
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
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
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
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
子召昌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
之然[illegible]能用其言
三年[illegible]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漢法曰
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當[illegible]軍矣鳳[illegible]首
泣曰[illegible]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illegible]曰姓
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
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
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畢恭如子
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
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
音相與不平
鴻嘉元年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
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
乙巳封音爲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

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以弱日久今將一施之若其召諸侯令衛尉舍是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夢也乃復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斥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彌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

侵侮之羞俱亨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
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一五府
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
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音甚嘉
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
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
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
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
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
藥亂衣不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
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
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
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
太后又數以爲言
五月乙未封莽爲新都侯
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
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
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
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
廚之不慙恧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
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即

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冬十一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爲庶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爲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二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奏鳳音所以此得爲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

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外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怏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嘗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言未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

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灋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上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灋下無諱之詔博覽衆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元延元年春正月壬戌王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不當舉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

然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喜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

凡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執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雲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即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勿勿因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幽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
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
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十一月衛
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
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
嬿爲龍額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嬿私通因取爲
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嬿賂遺長欲求復爲嬿
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
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嬿每入長定宮輒與嬿書
侮許后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
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
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
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
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喜
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
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
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
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

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
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
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
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
可更有它計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
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
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
畢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毋若歸故
郡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
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
爲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公而

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
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八卿
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
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
哀帝即位　五月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
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
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
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
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六
月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六

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
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
之大怒莽復乞骸骨　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
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
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
又下詔益封莽邑户以爲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
禮如三公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新都侯
王莽前爲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
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
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寃寃王氏者事見丁傅用事
元壽元年　初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
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
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
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
未央宮收取璽綬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
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下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
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
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
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

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稱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認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爲佞邪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爲冀州牧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大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妻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二免爲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與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發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二水來世成襁褓之功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

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當
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
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
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陽
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
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
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
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乃欲有所爲微見風采嘗
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
感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
皇太后廢孝成皇后爲庶人就其園定

自殺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
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寶臣資性愚
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以大司空長
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竄溝壑莽白太后策
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
宣居國數年薨　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
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
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
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
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　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爲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爲太保皆益封萬戶左將軍光祿勳豐爲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

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王又以故東平
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
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
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
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
罪絕者復其屬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
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貧
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
后老眡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
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
罷又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
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
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
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不
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而
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有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意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六月遣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徵

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十八義罷歸田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燿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誇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為右將軍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

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充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
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
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爲凡獻田宅者二百三
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
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
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之生蓂莢朱草嘉禾休祥
同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
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甘旨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
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仕宦以白太后太后遣使
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以時
食肉愛身爲國　六月光祿大夫楚國龔勝之

中大夫琅琊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
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太夫其脩
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　梅福知王
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
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秋九
月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
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
之甚厚　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
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
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
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荅

論厚賞賜焉　莽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
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
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
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
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
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
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
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
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
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陽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
今當立后獨柰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



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
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
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白不宜采諸女以貳
正統莽乃白願見女
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
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
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
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
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
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
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

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
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
族貧者 夏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
稱安漢公功德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
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
六子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
初莽長子宇非莽隤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
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
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
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
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舅

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
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
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
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甄
鄧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
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
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呂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
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
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佗師平陵
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呂章弟子收抱章尸歸
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

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戮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居於遼東莽召

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

四年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璽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入未央宮大赦天下　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鄰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

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當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鄅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視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